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瑤華傳

第三回 頻聞欠歲凶荒至 三請明師特地來

五言短歌曰：一請永寧庵，二請再生剎。仙師非自高，要覘誠心發。

母因御荒災，女欲乘慈筏。各存各肺腸，吾與吾磨刮。驅馳三請來，繡幄鳴戛戛。

卻說那淨緣對韓氏道：「既是郡主刻刻思念，必得夫人親自往請，他自然不能卻意。一則夫人得個道友來陪侍陪侍，二則以慰郡主記念之心。但不知夫人肯到那邊去麼？」韓氏道：「你說這個再生庵，還可以遊玩麼？」淨緣道：「這個庵比我那裡大有兩三倍，這個庵是亳州城裡第一個大鄉宦的家廟。」韓氏道：「他怎麼取個再生兩字？想來有些緣故。」淨緣道：「夫人講的一點也不錯，那鄉宦的老太爺是個白戶，初年先有一個少爺，真真千伶百俐，十三四歲就文名大振，眾人都叫他什麼神童。後來發身太早，迷戀女色，不過兩三年就亡過了。這個老爺好不傷心，特到我庵裡，在送子觀音菩薩面前許了一個願，若得這位少爺再來投世，情願起廟供養。不想回去當年，就只得了一個少爺，就是如今現在京裡做官的了。這老爺真個就大大的造了一個庵堂，請了這位送子觀音供養在內。先是男僧，以後不知鬧了什麼事，所以另請女僧主持。這庵堂裡的齋供，還是這個胡鄉紳家按月給發，並不要自家出來募化。夫人你說好不好？」韓氏道：「這樣說起來，比你庵中來得豐富了。」那淨緣說：「我這庵比他什麼來？若夫人要去，我就奉陪了去如何？」

話未說完，又見奶娘抱了瑤華出來，道：「郡主又要來問夫人，那位師父來了沒有？」那淨緣連忙接口道：「郡主，我方才從師父那邊來，他說還有些事料理了，不過這兩三日就會來的，你千萬不要性急。」瑤華把那尼姑瞟了一眼，道：「你好會撒謊，方才還要同我母親去請，這會又這樣說法。」淨緣聽了拍手的笑道：「這郡主實在精細。」韓氏對瑤華道：「你既曉得了，還要來催什麼？你只管頑你的去，等我同淨緣師議定了，少不得也同你去請就是了。」瑤華聽說，仍同奶娘進去了。韓氏便對淨緣道：「我們約定幾時去？」淨緣道：「他庵裡有棵大桂花樹，如今正開得茂盛，就這一兩天去，也可賞賞桂花。」韓氏道：「這麼竟是明日去。」遂吩咐丫頭，傳與令史知道，明日我同淨緣師到再生庵去賞桂花，叫他多備一乘小轎，今日打發去的那乘空轎，也隨了去，好接那位師父來。丫頭出去吩咐了。當下遂同淨緣說說笑笑，就留他住這寢宮。

一宵無話，次日起身，趕著梳洗，用過了膳，一同前往。韓氏坐了一乘大轎，奶娘與瑤華同坐一頂大轎，淨緣一乘小轎，其餘宮女丫頭都坐手車，另撥管事兩名，在路照應。

出了王莊才有十里多路，忽見烏雲蔽日，那雲中有嘎嘎之聲，野田裡又有一大些人，拿著長竹竿亂打，口裡亂喊。韓氏不知何事，就叫管事的到轎前問，那管事回道：「這些百姓在那裡趕著蝗蟲。」韓氏道：「蝗蟲在那裡，為什麼望著空裡亂打亂喊？」管事的又回道：「這滿天烏雲的都是蝗蟲，恐怕他下來吃麥子，所以在那裡亂打。」韓氏道：「麥子被他吃去，田家豈不要挨餓麼。」

管事的道：「這蝗蟲從京師一直到這裡，所過地方，田裡都空了，恐怕又要做荒年。」不說途間蝗蟲之事，再說那再生庵的老尼名叫能覺，是個向善修行的一個好尼僧，所以無礙子肯暫住下。能覺招留之後，看見無礙子異樣的一種居止，不敢怠慢，另外收拾一間房子與他居住。這庵內本有些香火田，又得胡家按月發齋糧，甚為豐富，就有當地這些賴皮光棍，時生覬覦，不時來庵打攪，雖有紳衿之勢，那裡只管與他們為仇，能覺亦無法可施。自無礙子到後，這些賴皮誤認為帶發修行的混帳道姑，又生妄念，被無礙子打得這些賴皮寫了甘服狀子，才放了去。雖清靜了一時，但這班賴皮當時雖服，久後心上總是不甘，然而打又打不過，只得通了一群過路的響馬去搶劫。那裡知道殺又殺不過，反送了四五條性命，從此才不敢藐視。以後許通判在那裡借宿，又斬了狐狸，這一方人那個不欽敬，這能覺更不消說得。

這日無事，正在殿上打掃拂拭，忽聞敲門響，即來開門，乃是淨緣，一面邀他進來，仍要將門拴上，淨緣道：「師兄不要上拴，福藩王府裡的夫人要來這裡遊玩，是我陪來的，即刻要到了。」能覺道：「他從不曾來過，是特特來遊玩呢？」還是有什麼別件的事？」淨緣道：「他還要拜見你家那位師父。」能覺道：「他兩個幾時認識的？」淨緣道：「大前日在我庵裡會見的，所以當晚就打發道婆來知會，說你家這位師父沒有回來，如今可曾回來麼？」能覺道：「我卻這幾天都沒有見他。」淨緣道：「怎麼住在一家，他出入都不知道的？」能覺笑道：「我這位師父神通大著哩。」正說著，聽見庵門口人聲嘈雜，這能覺趕著穿上大衣，同淨緣接出山門。

韓夫人正在下轎，連忙上前打了問訊，請進庵門，這些丫頭宮女簇擁進來，早有管事人等送進香燭，能覺接了，代為點上，拈了香，又到第二層殿來，禮拜畢，能覺重新上前拜見，各各坐下。韓氏就問：「這位大師就是住持了，請教法名？」淨緣連忙代宣了一遍，能覺趕著要起身烹茶，韓氏阻住道：「不必大師趕忙，我自有人料理，你且坐下談談。」能覺遂仍坐了，看見瑤華，便問這位是夫人的小姐了？韓氏道：「就是王爺的郡主。」能覺連忙改口道：「嚇，是郡主，好個福相！」淨緣道：「郡主前日見了你家這位師父，十分記掛，今日特特的來請他去頑耍頑耍。」韓氏道：「那位師父今日是在家了？」能覺道：「這位師父的行蹤無定，就是貧尼也不知在不在，請夫人暫歇一歇，再到他房中一看，就曉得在家不在家了。」韓氏道：「他居常也時刻出門麼？」能覺道：「這位師父道行高妙，也不敢去察他行徑。」韓氏道：「他出入你畢竟知道。」能覺道：「也不能盡悉。」韓氏道：「難道不由門戶出入麼？」能覺道：「他的武藝高著哩，像這樣房屋，值不得他一縱，何用門戶出入。」淨緣道：「他每常不在家吃飯麼？」能覺道：「有時也吃，卻不像我們一餐也少不得的。」韓氏道：「實在好道行。他房間在那裡？我們就去拜見拜見。」

能覺遂邀著同人，彎彎曲曲轉到後邊來，將到房門，能覺先去將門推開一看，回顧韓夫人道：「不在家，不在家。」韓氏道：「難道這三四天都不在家？」能覺道：「貧尼輕易也不敢來驚動他，所以不知幾時出去的。」韓氏遂同瑤華走入房間內一看，竟是一間空房，只有一張禪床在中間擺著，此外一無所有。淨緣也隨著進來，看了道：「這位師父實實奇怪，這麼空空的，怎樣過日子？」韓氏笑道：「這是你們禪門中的兩句現成話。」能覺接道：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了。」韓氏道：「能覺師亦甚通達。」淨緣道：「請夫人到他方丈內去賞桂花罷。」韓氏道：「也好。」淨緣道：「到你方丈的路徑甚是曲折，你倒不妨向前走。」能覺道：「如此引導了。」韓氏道：「大師先請。」

真個轉彎抹角，走了好些路，才見門上有方丈兩個字，能覺先進門去，只聽見大聲的道：「阿喲，你幾時來的？我竟不知道。」淨緣在後邊道：「想是師父回來了，獨自一人倒在這邊。」韓氏也道是他，遂急急走入，乃知另是一個尼僧，卻不是無礙子。那能覺已把這尼僧拉下來，道：「你來先拜見了夫人。」

韓氏上前，看那尼僧，雖然是光頭，卻生得十分清秀。彼此見了禮，韓氏便問：「這位大師何來？」能覺道：「就是貧尼同門的兄弟。」淨緣道：「寶剎在那裡？」那尼僧開口答道：「法弟不在此間，出家人從蘇州雲游到此。」韓氏聽他聲音嬌嫩，另有一種討人喜歡的樣子，遂道：「這麼，是遠方的大師了。」能覺道：「他在蘇州鬆翠庵出家，大好受用，不知怎麼，要出來雲游。」

說罷，大家坐定，韓氏細看那方丈，卻不甚寬，只有兩大間，一間做房，一間做客座，面前倒有一片空場，正中間一株大桂花樹，樹枝像盤結得一斬齊的，一層一層，約莫有十一二層，猶如寶塔的樣子。淨緣在旁道：「夫人，你看這桂花樹，生得古怪麼？」韓氏道：「好一片心思，看來也有百十年了，不知費了多少工夫，才得有這樣景致。」能覺道：「夫人實在見得真。」

一會兒走了一個道婆出來，擺下果碟，請韓氏坐席吃茶。韓氏道：「今晨是你令弟遠來，應該請他首坐。」能覺道：「他是自家人，何敢僭夫人，自然該請夫人坐。」韓氏道：「我們是本地人，如何好僭遠客。」靜緣又代謙遜了幾句，韓氏遂坐了首席，能覺拉靜緣坐了二位，請郡主向外坐，他弟兄兩個人坐了主位，道婆斟上茶來，能覺按位送茶果，韓氏向能覺道：「你這位令弟的法

名我還沒有請教。」能覺道：「他叫做能修，我還有一個兄長，叫做能靜。我同門只有三兄弟。」韓氏道：「怎麼又分做兩處，且又相隔甚遠？」能修道：「家師也是此間人，帶同二兄長到敝地雲游，因而拜從的。」淨緣道：「也好，留一枝在此間，可為雲游歇足之地。」韓氏道：「茶果都已擺了，可以掣去，竟擺飯罷。」能覺道：「且請夫人暫用些須，素齋還早。」韓氏道：「不勞大師費心，我已辦了飯菜來的。」遂吩咐丫頭上膳。

不一會，接一連二的送上菜來，韓氏請能覺弟兄舉箸，都回說是長齋，遂道：「好得狠，足見清修。」又送上酒來，能覺兩個也辭道：「從未開戒。」只有淨緣陪著飲食，中間又問能覺道：「你家這位師父，日常所到之處，畢竟你也有些影響。」能覺道：「貧尼實也不知，有時聽他說起，常在這南山之西，有個滴滴岩，是個石室，甚覺清靜，他在那處歇足的多。」韓氏道：「離這裡有多少路！」淨緣道：「我知道這個地方，約來有二十多里，將近滴滴岩，還有個顧家花園，有景致可以遊玩。」能覺道：「不錯，這顧家與我的胡檀越也有親誼，新近又與周皇親家結了婚姻了，可是這家麼？」淨緣道：「可不是呢。」韓氏道：「他既在你這裡住下，如何又常到那邊去？」能覺搖頭道：「他的事情難說。」淨緣道：「他在那裡，日常乾些什麼？」能覺道：「我聽他偶然說起一兩件事，都是路見不平，與人報雪冤仇，你說怕不怕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一個宮女來稟道：「方才令史趕來說：汴梁宮中打發長史來莊上，為北路年歲荒了，沒有口糧接濟，要來莊上來運米麥，請夫人回莊發鑰匙開倉。」韓氏道：「曉得了，叫令史先回莊去，我下午就回來。」宮女去不多時，又來稟道：「管事們說：這裡離莊有六十多里路，就是這時候起身，也要走夜路，請夫人竟在這裡住宿，明日一早起身的好。」韓氏道：「就走些夜路也不妨。」宮女道：「婢子聽見令史同管事兩個商量，說夜晚間恐路上有歹人，還是明日早走的安穩。」韓氏抬頭，看那太陽已過西了，遂道：「也罷，竟是明日早走，再打攪能覺師一晚。」能覺道：「這也很便，就恐怕床鋪不潔淨，討夫人的嫌。」韓氏道：「你們出家人有什麼不潔淨。」遂令丫頭們斟酒，道：「索性放量醉他一醉。」淨緣道：「夫人的量大，可惜沒人陪得過。」韓氏道：「你的量也不淺，好意思叫我一人獨醉？」丫頭們會意，早又送上一滿杯來，大家照飲。

能覺道：「夫人，王莊上我從未到過，那裡還鬧熱麼？」韓氏道：「孤零零的一個莊子，有什麼鬧熱。」能覺道：「莊上自然還有積蓄。」韓氏道：「你不聽見，汴梁宮裡要到莊上來打糧食。」能覺道：「現在存多少谷麥？」韓氏道：「也有個四五十萬多。」能覺道：「阿喲，如此年歲，狠不放心。」韓氏道：「我也在此擔憂，回去就要知會營裡，撥兵來看守。」能覺道：「撥兵看守，不要與他口糧麼？」韓氏道：「這恐不能免。」能覺道：「若得我們這位師父到莊，就有個整千的強人，他也能夠抵擋。」韓氏道：「這位師父的武藝，如此高強麼？」能覺道：「夫人你不知道，他的本領多著哩。」

能修道：「師父，你說的是那位師父？」能覺道：「這位師父現在掛搭在我這裡，他名叫無礙子，是個帶發修行的道姑。」能修道：「可是白白淨淨，絕標緻的一位？據他說有五十餘歲，望去只好三十來歲，可是這位麼？」能覺道：「一些也不錯，你在那裡見過來？」能修道：「前年秋間，我往南海普陀山朝香，在山上就遇著他，因見他臉上另有一股清氣，我就估量他是個非凡的人，當下就與他見禮問訊，卻又一團和氣，但他不叫無礙子，另有個名兒，我一時想不起了。我就與他一處住下，盤桓了十餘日。他身邊有兩個金彈丸，據他說是兩口劍，好不利害，常常為著別人的事，要他乾生氣，想來被他殺的人也不少了。」韓氏道：「他殺了人，難道不要償命麼？」能覺道：「他這兩個彈丸會飛去殺人的，那知道是他。」韓氏道：「嚇！這怪不得你說可抵擋得整千人，如此，我急急要去請他到莊。」淨緣道：「明日夫人先要回莊，然後再來請他，可是麼？」韓氏道：「自然先回莊去，把糧食發運了，再往滴滴岩去請他，以見我的虔誠。」能覺道：「狠是，這位師父斷不可錯過了。」淨緣道：「夫人回莊了，約莫隔幾天來？」韓氏道：「今日是十八，大約二十三四之間。」淨緣道：「這幾日我庵中正有事，恐怕不得奉陪。」韓氏道：「你有什麼要緊事？」淨緣道：「中秋節要到了，過年的糧食還欠缺，不免要收拾些小菜、果品，到各家去送送，也好化些齋糧度日。」韓氏道：「這卻少不得的。」能覺道：「既是師兄不暇，夫人竟可一徑來小庵，待貧尼奉陪了如何？」韓氏道：「也好。」講了半日的話，連酒多攔住了，忙喚丫頭們斟酒，道婆又點上燈來，韓氏即令瑤華先取飯吃，奶娘鮑氏即忙盛上。瑤華吃飯後，先同奶娘去歇宿了。韓氏同淨緣暢飲了一會，然後用膳畢，又講了些閒話，才各安寢。

一夜無話，次晨韓氏趕早起來梳洗，用些點心，即時起身回莊。在轎內見田地上麥子、高粱依然長得好好的，遂問管事道：「你們說年歲大荒，你看田地上都有糧食，怎麼叫做荒欠？」管事回道：「夫人在轎內看不仔細，如今田內的麥子、高粱只有稈子，穗頭早被蝗蟲吃得乾乾淨淨，那裡還有人吃的？」

正說著，只見斜刺裡一群男婦飛奔往的前去了。韓氏道：「這一群人趕著往那裡去，這等匆忙？」管事的回道：「都向歸德府裡，去告荒求賑的。」韓氏心下想道：果真大荒了。不一回已到莊上，遂發鑰匙與令史們，開倉照數發兌，趕運汴梁去了。

次日一早，只見守宮太監來稟道：「外間多少饑民來求施捨，令史來請夫人示下，每人給他多少糧食？」韓氏道：「叫令史酌量著發就是了。」

隔了一回，又聽見人聲沸騰，韓氏心上十分驚慌，直到下午才靜，因令丫頭去問令史，發了多少糧食去。停了一刻來回道：「饑民每人發一升，去了五石的光景。」韓氏又令去問道：「如今田地上麥子、高粱被蝗蟲吃去了，還能補種得別樣雜糧麼？」丫頭答應了出去，記不清楚這些話，到是宮門上太監聽見，傳了出去，復又同丫頭進來道：「據令史說：如今還是秋天，正好補種雜糧，因天干旱，不能下土，只要一場大雨才好補種。」韓氏聽了，望那天上，一點雲彩也沒有。每日一早，就有饑民來擾吵，韓氏坐立靡寧，不知不覺，挨過了四五日，當晚就吩咐令史僱夫，仍往再生庵去，並令將空轎仍舊同往，旁邊丫頭道：「前日婢子知道，夫人隔幾天仍要去請師父，故叫管事將空轎寄在庵中。」韓氏聽了道：「狠好。」隨即安寢。次晨早起梳洗，竟往再生庵來。且按過一邊，再說那滴滴岩在於何處？就是從前雄狐所穴之南山一帶，相離不過三十餘里，因山勢趨西，漸漸低下，山岩中有個石室，相傳有人於此修煉飛天，因山泉下流，滴滴不止，人都呼為滴滴岩，又叫珍珠泉，居人於春秋掃墓時，都往遊覽，平時人跡罕到。這無礙子雖寓再生庵，究屬大路口，欲代人報仇雪恨，恐駭人聽聞，不便作為，故常在滴滴岩舉行，卻不知韓氏迭次來請，然保護瑤華，卻時刻在意。

這幾日處了好幾件事，作意回庵，行至顧家花園，忽然大雨如注，遂趨入花園門道，暫時躲避。遠望一簇轎車，飛奔而來，先有數人趕來，敲開了花園門關，說欲入避雨，管園人聽說福王府中內眷，不敢怠慢，趕著拂拭打掃，轉眼間轎車齊到，因園門窄小，大轎不能抬入，遂於門首下轎。韓氏甫出轎門，已見無礙子遠立在園門首，急忙招呼道：「師父，你倒在此間！」無礙子回頭，見是韓氏，亦即趨上前來道：「夫人有何貴幹，直到此間來？」韓氏道：「師父，你叫我尋得好苦！」無礙子道：「外間雨大，我們且到園內慢慢的講。」